疆域攷 下

我邦疆域考卷第八

洌水 丁鏞 述

卒本考

卒本者四夫餘之一即高句麗建國之初基也

百濟史云朱蒙自北夫餘逃難至卒本夫餘(亦國名)夫餘王無子見朱蒙以女妻之未幾夫餘(卒本王)薨朱蒙嗣位是為高句麗(出溫祚本紀)鏞案夫餘有四其一曰北夫餘(今開　即其故地)即後漢書魏志晉書皆有本傳句麗百濟之史具詳事實今不復著但魏収魏

書謂朱蒙曽孫莫来之時勾麗慕本王乃征夫餘遂得統屬北史隋書並從之若然北夫餘之統于勾麗在漢光武建武末年也建武二十四年慕本王即位然後漢書云獻帝時北夫餘王求屬玄菟魏志云正始中毋丘儉討勾麗夫餘王供其軍糧晉書云武帝太康六年慕容廆襲破夫餘其王依慮自殺帝下詔求其遺類使之復國據此二史知魏史之說妄也據金富軾勾麗史云文咨明王三年齊蕭鸞元年夫餘王以國来降厥明年遣使朝魏偽云夫餘為勿吉北使

亦云正始中宣武引見勾麗使芮悉弗言曰黃金出夫餘今夫餘為勿吉所逐其北夫餘之亡在拓拔魏景明四年無疑也其二曰東夫餘勾麗史云北夫餘王解夫婁徙居迦葉原國號東夫餘已見薉貊考迦葉原者我邦之江陵也洪萬宗謂東夫餘在鴨綠水邊謬悠之言也其三曰卒本夫餘即勾麗之始基也其四曰泗沘夫餘亦謂之南夫餘今百濟故都扶餘縣即其地也○又按後漢書魏略並云北夫餘始祖名曰東明有異氣豕牢魚鼈成橋之說晉書無此言魏書北史並以此為勾麗

始祖朱蒙之事有日影犬豕魚鼈成橋之說金富軾亦從北史載之朱蒙本記並以朱蒙名曰東明自此以降撰東史者例以勾麗始祖朱蒙號曰東明王余謂此大謬也北夫餘始祖東明王原自北狄索離國逃難至夫餘詭爲神怪之說以誑愚俗北夫餘旣亡句麗之人認爲聖瑞陰竊其語並篡東明之名以誇中國之人中國撰史者依其所言載之史冊雖其荒唐之言不足多辨至於東明二字明是北夫餘始祖之名與朱蒙無涉也

卒本故地在今興京界內魏書所謂紇升骨城是也

魏書句麗傳云朱蒙自扶餘東南走遇一大水魚鼈成橋得渡遂至普述水遇見三人與至紇升骨城遂居焉號曰高句麗北史同○句麗史云朱蒙行至卒本觀其土壤肥美山河險固結廬於沸流水上居之國號高句麗○金富軾云卒本者葢漢玄菟郡之界大遼國東京之西漢志所謂玄菟屬縣高句麗是歟○鏞案卒本故地要在今開原縣之東南涉二水之處開原古扶餘今按開原縣南十餘里

有清河郎占泥河之下流西入大遼河者也朱蒙始逃追騎在後則其所謂魚鼈成橋者今之清河水是也又其所謂普述水者旣渡清河東南走近二百里至尖頂山北有一河中横即今渾河之上流納綠河之下流也其所謂沸流水者今興京之北五河合流繞興京而西南又北流爲蘊子河西入渾河者是也五河相近不知何者爲沸流要之卒本者今興京之北隔水之地不可以他求也○

又按高句麗縣本是眞番部落漢昭帝時移玄菟

郡於今興京界内詳見玄菟考高句麗縣遂為玄菟屬縣吾所謂北玄菟也其後又徙玄菟於遼陽之西而句麗縣不與隨遷吾所謂西玄菟也金富軾以卒本為漢志所謂句麗縣則是矣其以玄菟謂在大遼東京之西則大非也金以西玄菟認之為北玄菟何得无誤西玄菟本在北扶餘之西南諸史謂朱蒙自北扶餘東南行至卒本者又何解矣○又按朱蒙先得卒本至朱蒙之子琉璃王末年王莽時始進兵襲取漢高句麗縣始定國號曰高句麗

國卒本之於句麗雖不相遠亦非一城金谷直以
卒本爲句麗亦誤矣
句麗之都卒本實不過四十年惟其始祖廟在焉
句麗史云琉璃王二十二年漢平帝三年遷都於國內
城○國祖王時王幸扶餘祀大后廟即柳花之祠新大
王時王如卒本祀始祖廟○鏞案新大王以後故
國川王東川王中川王故國原王安臧王平原王
榮留王唐高祖之時皆幸卒本祀始祖廟以此觀之終
句麗之世卒本爲句麗之京邑如晉國之曲沃也

北史云句麗多淫祠有神廟二所一曰夫餘神刻木作婦人像一曰高登神云是夫餘神之子

乃自鄭麟趾之史忽以令成川謂之沸流其後竟以成川謂之卒本

句麗史云朱蒙廬於沸流水上居之見菜葉流下知有人在上流尋至沸流國其國王松讓出見與之鬬節二年松讓以國来降以其地為多勿都封松讓為主琉璃王納多勿侯松讓之女為妃○鄭麟趾地志云成州本沸流王松讓之故都高麗顯宗九年改今名別號松讓成廟所在有温泉○輿地勝覽云成川府本

沸流王松讓舊都高句麗始祖東明王自北扶餘来都卒本川松讓以其國降又云紇骨山在成川府西北二里有十二峯又云沸流江在成川府西北此江即卒本川也歷紇骨山入于大同江紇骨山下有四石穴水入穴中沸騰西出故名○

鏞案鄭史之紕謬指不勝屈此尤其甚者也大抵句麗之跡起於扶餘南渡為卒本又南為國內九都又南為平壤其勢有進而无退若如鄭説先都成川密近平壤忽又北遷邑于句麗殆三百年始乃南遷得都平壤有是理乎金富軾明以卒本謂

在玄菟忽於數百年之後別剏無根之說可乎今詳沸流諸文其說立破不難辨也

魏志云伯固新大王死有二子長子拔奇詣康公孫康還住沸流水據卒本小子伊夷模山上王更作新國今日所在是也謂九都〇鏞案公孫康時據遼東今遼陽則伯固二子之中必其附於康者居近遼之地其惡於康者居遠遼之地也卒本西接遼陽故拔奇籍公孫之勢以居卒本今與京界內九都東窮鴨綠我江界隔水之地故伊夷模避公孫之鋒以居九都於理宜

然若如鄭說則伊夷模居於九都猶近遼東拔奇居於成川與遼隔絶豈理也哉若使拔奇果在成川伊夷模執而殺之如瓮中捉鼈又安得外交遼首内攻其國哉沸流之非成川誠確然矣

魏志云正始五年毋丘儉出玄菟西玄菟討句麗句麗王宮進軍沸流水上大戰梁口宮敗走儉遂東馬縣車以登九都北史亦云（鏞案毋丘儉自西玄菟東出石城山下不過二百里便至今與京又東走四百餘里可至我江界之北魏志所謂戰於沸流

追至九都者此之謂也若如鄭說毋丘儉既涉鴨水穿到平壤戰於成川又追至江界之北豈理也哉成川在平壤之東百餘里亂山之中毋丘儉自西驅來而句麗王東至成川則此退軍也非進軍魏志謂進軍於沸流水上又何解也沸流之非成川誠確然矣

句麗史云太武神王四年(朱蒙孫)出師將伐扶餘至沸流水上得寶(王莽時)○鏞案琉璃王時已遷都國內(尉那巖)國內城者我楚山隔水之地也(詳見國內考)自

楚山出師將伐北扶餘者次於興京可乎次於成川可乎成川在楚山之南五百餘里北扶餘在楚山西北六百餘里欲伐扶餘而駐由成川必无是事沸流之非成川誠確然矣○總之沸流者以京邑而兼障禦之地也故句麗大臣仇道逸求焚求等三人爲沸流部長（太武十五年）皁衣陽神爲沸流守臣（國祖八十年）國相陰友爲沸流沛者（中川王七年）沸流者晉室之丹陽也成川何得如是（又美川王乙弗微時在沸流河邊爲人傭任羣臣往迎之）

國內考

國內城者句麗三京之一即自卒本始徙之地也

北史云高句麗王都平壤城其外復有國內城及漢城其國中呼為三京○句麗史云琉璃王二十一年漢平帝二年春三月郊豕逸句麗時郊天掌牲薛支逐之至國內尉那巖得之反見王曰臣逐豕至尉那巖見其山水深險地宜五穀王若移都民利無窮九月王如國內觀地勢越明年冬十月王遷都國內築尉那巖城一作尉那城○鏞案東人以州縣之治

謂之邑內此云國內亦此語法也
其地在今楚山府北隔江之地西北距九都城宜不
過二百餘里
金富軾地理志云李勣置州縣目錄云鴨綠以北
已降城十一其一國內城從平壤至此十七驛但
未詳其為何所耳○鏞案唐制三十里為一驛故
白居易詩云從陝至東京山低路漸平風光四百
里車馬十三程唐書百官志云凡三十里有驛後唐
輿服志云驛馬三十里一置則十七驛者五百一十里也自平

壤距楚山鴨綠江為五百里則國内城在鴨綠江北不遠之地可知也

通典云馬訾水一名鴨綠水源出白山經國内城南又西與一水合卽鹽難水也二水合流西南至安平城入海（唐書高麗傳亦云）通志云佟家江卽古鹽難水源出長白山之分水嶺南與鴨綠江會行五百餘里繞鳳凰城東南入海（安鼎福云佟家江明是鹽難水）○鏞案鹽難水既是佟家江則國内城明在鴨水佟家江未合之前其在楚山府北隅江之地不旣明乎

乃金氏撰史忽以國內爲不而故城

括地志云不耐城卽國內城也城累石爲之○金富軾云國內城或云不而城漢書樂浪郡屬縣有不而○鏞案國內城始因掌牲薛支乃破天荒安得爲武帝之故城乎不而城本在薛罕嶺之東玄菟徙郡之時亦不隨遷安得鴨水之北乃有此城乎括地志以不耐爲國內者方言不耐府內其聲相同而凡州縣之治或稱邑內或稱府內彼誤聞此音錯記如是也

至我輿地之書又以鴨緑之南麟州故城疑之爲國

内城

三國史略云國内城今義州（河崙權近等撰）輿地勝覽云義州有國内城又云今按高麗史地理志麟州有長城基德宗朝柳韶所築起自州之鴨緑江入海處又兵志起自西海濱古國内城界鴨緑江入海處則國内城當在古麟州境内金富軾高句麗地志云國内城未詳的在何處當在鴨緑以北漢玄菟郡之界遼東京遼陽之東未詳孰是○鏞案

麟州者今義州之麟山堡也李勣奏文國内城明在鴨水之北今麟山堡明在河南安得以此當之乎况通典鴨水經國内城乃與佟江合流而今麟山堡在鴨水入海之口其説之謬可立破矣

句麗史云太武神王十一年漢建武四年漢遼東太守圍尉那巖城數旬不解乙豆智左輔也曰漢人謂我巖石之地无水泉以待吾人之困宜取池中鯉魚包以水草致犒漢軍王從之於是漢將謂城内有水不可猝拔遂引退○鏞案據此知國内城在巖

石之地今麟山堡古麟州在平原沙草之地豈得爲巖邑乎○又按金富軾謂九都山與國內城相接句麗史謂九都國內皆在鴨水之北其壤地相連也

若麟州則隔水矣

近世東儒又任指遼遠之處㠯其爲國內城

文獻備考俞棨曰兀剌山城卽古尉那巖城輿地勝覽云自楚山之央土口子北渡則鴨綠婆豬二江大野之中有城名兀剌山城距楚山二百七十里四面壁立惟西可上高麗恭愍王欲絶北元以我太祖爲東北面元帥擊東寧府同知李兀魯帖木兒聞太祖至移保是城○安鼎福云按漢音兀剌與尉那同

俞言近是○鏞案兀剌城在鴨水之北二百七十里則通典唐書謂鴨綠水經國內城南可乎國內城明在鴨河邊臨水之地尉那兀剌音雖相近恐與通典不合也

星湖僿說云國內城分明在鴨綠之西近於今義州者○朴趾源熱河日記云渡鴨江郎向九連城擧目四望山明水清或云句麗時嘗都此所謂國內城也○鏞案國內城本在深林巨谷幽險之地而九連城山明水清安得以道聽塗說指之爲國

內子

句麗之都國內城實不過二百七年而金氏之史又有謬說

金富軾地志云自朱蒙立都紇升骨城歷四十年孺留王二十一年移都國內城○又云都國內歷四百二十五年長壽王十五年移都平壤○鏞案山上王十三年自國內城移都丸都城滿浦北隔水之地歷三十九年至東川王二十一年始築平壤城移其廟社壽亦移居歷九十六年至故國原王十二年還移

九都城甫二年又還平壤之東黄城歷八十五年至長壽王十五年又移平壤城盖自山上王十三年以後句麗之都或在九都或在平壤而實未嘗復都國内乃金太師親作國史而考檢疏略致使句麗之年代國都荒昧不明可勝歎哉

句麗垂亡國内城猶爲句麗之大都爲精兵所蔵

唐書云貞觀十九年帝討高麗李勣圍遼東城高麗發新城國内城騎四萬救遼東句麗史亦云 ○又云乾封元年蓋蘇文死子男生據國内城遣子獻誠

入朝(句麗史亦云)○鏞案新城者句麗之西鄙也在今遼陽之西自此而東則可攻卒本自此而南則可抵金州故李世勣之滅句麗也先拔新城以至夫餘薛仁貴之拔南蘇也先救新城乃戰金山斯可知也

丸都考(安市附)

丸都者句麗之暫都也山上王兄弟不睦始營此城魏志云伯固死(新大王)有二子長子拔奇不肖國人共立伊夷模為王(山上王)拔奇詣康降(公孫康)還住沸

流水伊夷模更作新國今日所在是也(即九都)句

麗史云山上王二年(漢獻帝建安三年)春築九都城十三

年冬王移都九都○鏞案前此國祖王九十年(漢順帝晩年)

九都地震史特書之其有城邑久矣山上王

意欲移都故新築大城也

其地在今滿浦堡北鴨綠江隔水之地高山之上

唐書地理志云登州東北海行(節)自鴨綠江口舟

行百餘里乃小舫泝流東北三十里至泊汋口得

渤海之境又泝流五百里至九都縣城故高麗王

都○鏞案自鴨綠江口舟行百餘里者今義州之玉江堡也又自玉江乘小舫東北泝五百三十里者今江界之蒲浦堡也蒲浦北岸爲卒本之巽方今興京東南四百餘里之地也今佟家江之東有歪頭磯子紅石磯子即珠魯木克吾峯之來脉二山所謂九都起在紅石之山頂也又詳下

魏志云高句麗王都在丸都山下南史同○一統志云丸都山在朝鮮國城東北漢時高句麗王伊夷模都此至晉爲慕容皝所敗○鏞案伊夷模之諡

曰山上王以其都於高山之上也故毋丘儉東馬懸車以登九都今云國都在山下非矣○又按九都城在平壤城東北八百餘里一統志亦誤

魏志云正始五年幽州刺使毋丘儉出玄菟討句麗東馬懸車以登九都屠句麗所都六年復征之宮遂奔買溝（東川王奔北沃沮）儉遣玄菟太守王頎追之過沃沮（謂過咸興地）千有餘里（今六鎮）至肅愼南界（至豆滿江）上刻石紀功刊九都之山銘不耐之城○北史云宮敗走儉追至赬峴（即紅石磧子）東馬懸車登九都山

○句麗史云毋丘儉来侵王奔鴨綠原今滿浦又奔南沃沮向咸興至于竹嶺薜罕嶺逃至海濱至咸興○鏞案東川王之東奔也踰鴨水歷江界穿薜罕嶺到咸興府又折而北走至豆滿江邊此所謂過沃沮千餘里至肅愼南界者也九都城之在江界之北審矣頼覌者令之紅石礰子也蓋此九都之地左據鴨水右阻婆豬佟家江背負太山白頭山西麓二水交衿于前畿誠四塞之地也

句麗再都九都皆被屠滅故不能久居

句麗史云東川王二十一年(魏主芳正始八年)王以九都城經亂不可復都築平壤城移民及廟社○故國原王十二年(晉成帝末年)春修葺九都城秋移居九都城冬燕王皝毀九都城○十三年秋移居平壤東黃城○鏞案東川王旣築平壤城先移廟社後遂移都(史不書)故至故國原王十二年還都九都而乃謂之移居九都也金富軾地理志謂長壽王十五年移都平壤其疏略如此

晉書云慕容翰請於燕王皝伐高句麗(句麗有二道北道平

闕南道險狹衆欲從北道翰曰虜必重北而輕南王宜帥銳兵從南道擊之出其不意九都不足取也別遣偏師出北道縱有蹉跌其腹心已潰四支無能爲也皝從之自將勁兵四萬出南道別遣長史王寓等出北道其王釗果遣弟武帥精兵拒北道自帥羸兵備南道翰等先至與釗合戰皝以大衆繼之高句麗大敗諸軍乘勝遂入九都皝遂發釗父墓載其尸虜男女五萬餘口毁九都城而還○北史云魏建國四年慕容皝伐句麗入自南陜戰于木底在遼東大破釗軍追至九都毁九都城而還句麗史云皝入九都王單騎走入斷熊谷追獲王母周氏及王妃發美川王墓載其尸收其府庫累世之寶毁九都城○鏞案南道者謂自遼東直南趨鳳凰城今之燕京路乃折而

東可攻九都也北道者謂自遼東直東走卒本南令興京之南乃折而南可攻九都也南道有石門嶺磨天嶺皆險狹不平又自鳳凰城東至九都六百餘里山川絶險此所謂南道險狹也北道自太子河北泝其水源東南由今之鹻廠門乃東渉佟家江以抵九都道䟦平順亦且徑捷此所謂北道平闊也中國之攻我平壤亦此二䟦太宗之頓兵安市者由南道將渉龍灣也及夫高宗之時李世勣直拔扶餘城南舉辱夷者由北道直犯昌城也丁卯

丙子之年清師亦自北道来故疾如風雨則西北關防之備宜先致力於昌城朔州後留意於義州龍川而談兵者但知龍灣不亦踈乎○又按唐書乾封三年薛仁貴拔南蘇木底蒼巖三城引兵略地與勣會于鴨綠則木底等三城皆遼東地也○句麗史云陽原王十三年(陳高祖元年)九都城干(城主也)朱理叛伏誅(前此九都進嘉禾)○鏞案長壽王十五年大移平壤之後九都遂爲廢京朱理其留守也九都之在我蒲浦之北確然無疑而金氏之史忽以

安市為九都

金富軾云安市城一名九都城○鏞案苟如是也毋丘儉之来侵也東川王當逆戰於楊柳河邉在今海城南何以逆戰於沸流水上乎九都非安市也何况句麗之得遼東在於陳隋之際安得漢獻帝之時已都安市乎九都非安市也

安市者遼東之古縣也在今蓋平縣東北七十里

漢書地理志遼東屬縣有安市又望平自注云大遼水出塞外南至安市入海行千二百五十里○水經云大遼水出塞外衛白平

山東南入塞過遼東襄平縣西又東過安市縣西南入海十三州志云大遼水自塞西南至安市入於海○一統志云安市廢縣在盖州衛東北七十里漢置唐太宗征高麗攻之不克薛仁貴白衣登城即此渤海置鐵州金改爲湯池縣屬盖州元省見遼東都司○鏞案唐太宗親征句麗與李勣論兵令詳其文盖牟城在安市之西南建安城在安市之南烏骨城在安市之東狹谷在安市之北駐蹕山在安市相望之地其城又依山爲險故曰城險而兵精李勣云又其城必西

北高而東南低故李道宗之築土山乃自城東南隅也高宗時高侃破餘衆於安市城。乃令盛京之續志及我輿地之舊說忽又異說棼興盛京續志云遼陽東北間有安市故城。輿地勝覽云安市城在烏石山在龍岡縣險固無比石築周一萬二千五百八十尺內有軍倉世以此城爲唐太宗親征不下者又有陳嘉猷詩又云以此爲安市者非是陳嘉猷亦因國人之言而爲詩耳。僿說云古之方言謂鳳爲阿市安市者今之鳳凰城也。鏞案三說皆誤也

安市一而已蓋平東豈有五哉昔我 健陵親策地理曰安市有三此蓋以漢縣爲一九都爲二龍岡爲三也豈啚安市遂至四五乎

慰禮考

慰禮城者百濟始祖首都之地其故址在今漢陽城東北百濟史云温祚王八年漢成帝元延二年靺鞨賊三千來圍慰禮城王閉城門不出經旬賊粮盡而歸王簡銳卒追及大斧峴峴在今平康一戰克之○鏞案此時靺鞨樂浪歲歲侵冠以其慰禮城在漢水之

北與二冠密接故也此云韎鞨者咸興之濊人也詳見韎鞨考

漢陽東北審矣其謂之慰禮者方言凡匡郭之四圍者謂之圍哩慰禮圍哩聲相近也樹柵等土以作匡郭故謂之慰禮也

溫祚王十三年徙都漢水之南即今之廣州古邑也當時謂之河南慰禮城

百濟史云溫祚王十三年漢哀帝元年夏五月王謂臣下曰國家東有樂浪北有韎鞨侵軼疆境少有寧

日勢不自安必將遷國予昨出巡觀漢水之南土
壤膏腴宜都於彼以圖久安秋七月就漢山下立
栅移慰禮城民户八月遣使馬韓告遷都遂劃
定疆域北至浿河南限熊川西竆大海東極走壤。走壤在春川 今益山 九月立城闕○
鏞案溫祚當明自漢北移於漢南漢水即洌水 即慰禮
城之本在漢北確然無疑又百濟古史每以漢陽
為北漢山郡此漢山者對南漢山而立名也即慰
禮城之與漢陽密接確然無疑特以本紀初年有
河南慰禮城一語故後之人遂求慰禮城於漢水

之南所以轉輾迷晦而終不能有所指的也○又按西漢之制洌水以北屬樂浪南部以其本朝鮮之地也洌水以南屬馬韓總王以其本韓國之地也故北史謂百濟始立國于帶方故地（公孫氏分樂浪南部爲帶方郡）此指河北之慰禮也及都漢南溫祚王必告馬韓以其洌水以南本隸馬韓也久遠之事雖若荒昧歷考古文皆有確證不可誣也

百濟史云（溫祚王元年）沸流（溫祚兄）溫祚與十臣南行渡浿帶二水遂至漢山（已上漢成帝鴻嘉三年事）登負兒嶽（三角山）

望可居之地沸流欲居海濱十臣諫曰惟此河南之地北帶漢水東據高岳南望沃澤西阻大海其天險地利難得之勢作都於斯不亦宜乎沸流不聽分其民歸彌鄒忽(今仁川)以居之溫祚都河南慰禮城(沸流以彌鄒土濕水鹹不得安居歸見慰禮都邑鼎定人民安泰遂慙悔而死其臣民皆歸於慰禮)○金富軾云慰禮城今未詳○鏞案登嶽以下乃溫祚王十三年事史臣追記其建國立都之本故遂以載之於元年也慰禮城者明在漢水北(卽漢陽故郡)其云河南慰禮城者以其移慰禮之民戶

故冒故名而不改也攄温祚以鴻嘉三年至漢山則其與沸流分居當在十餘年之後豈有兄弟二人跋涉千里遠托異域而爰止之年便即分離哉其始也兄弟並力築慰禮城以居之至其十有三年北困於靺鞨東敗於樂浪思有以涉漢水而居其南以避二寇之隳突蓋以慰禮在漢水之北與二寇連陸故必欲移都於水南也 樂浪今春川 沸流貪魚鹽之利而取仁川 彌鄒忽 温祚覽閱防之固而取漢南 今廣州古邑 於是移慰禮之民以實漢南之柵仍

又名之曰河南慰禮城後之人追記事槩遂以十三年之事載之於元年也如云不然溫祚王八年靺鞨圍慰禮城又何解也○又按東據高岳者黔丹山也（在古邑之東）西阻大海者幸州口也（洌水入海處）南望沃澤者屯骨堤也（古尒王九年命國人開稻田於南澤）北帶漢水者斗尾江也（度迷津）溫祚舊宮本在廣州之古邑謂之宮村居民業種甘瓜此則河南之慰禮也溫祚元年旣已定都於此則至於十三年之夏又何云予觀漢水之南土壤宜都乎元年所定之都其在

漢北明甚而登負兒望河南明是十三年之事也

○又按慰禮城明在負兒嶽之下故其登高望遠亦在此山也慰禮城豈可他求哉

南慰禮雖已成都北慰禮益復修營當時蓋以為南北二京

百濟史云温祚王十七年（漢哀帝元壽元年）春樂浪來侵焚慰禮城（二十七年夏馬韓二城降移其民於漢山之北）四十一年（漢更始元年）春二月發漢水東北諸部落人年十五歲以上修營慰禮城）鏞案漢水東北部落者今楊州

平丘龍津兔院等地也慰禮城之在今漢陽城東北不旣明乎溫祚王在位四十六年卒溫祚王旣卒之百十年百濟始作北漢山城即今之京城北坊也慰禮在北新城在南當時盖以為北城南城

百濟史云蓋婁王五年漢順帝七年春二月築北漢山城○責稽王元年晋武帝太康七年冬徵發丁夫葺慰禮城○鏞案知北漢山城非慰禮城者書築書葺筆法精嚴也知當時以為北城南城者下至蓋鹵王

時句麗来圍漢城先拔北城移攻南城明漢城之中有南北二城也詳見漢城考知慰禮在北新城在南者當時北漢山城爲王居所在而蓋鹵王出走之時書之曰移攻南城王乃出逃明慰禮在北新城南也○又按北漢山城者謂依漢北之山而爲城非謂其城在山上也今之北漢山城乃康熙年間所築在三角山上非百濟之古城也

北慰禮故址盖在今京城東北十里之地三角山之東麓居民誤謂之漢陽古縣

金富軾地志云漢陽郡本高句麗北漢山郡○鏞案漢陽古縣即今京城北坊漢陽洞是也詳見漢城考

惠化門外未十里有古城遺痕居民指之為漢陽古縣者豈非慰禮城之古址乎當時皆樹柵而築土故今有痕而無石也

乃鄭麟趾地理志云忽以今稷山縣指之為慰禮城嗣此輿地之書遂作不刊之典則踳傍殘縣儼冒京邑之名

鄭志云稷山縣本慰禮城百濟始祖温祚王開國

建都後高句麗取之改爲蛇山縣新羅因之〻輿地勝覽云稷山縣本慰禮城百濟温祚王自卒本扶餘南奔開國建都于此後高句麗取之爲蛇山縣又云慰禮城在聖居山又云世祖十一年立温祚廟于縣東

○鏞案蓽户酸儒每譏館閣大臣著書不核良有以也富貴醺酣職務倥傯又惡能左執畨經右閱書史徐察其條理哉即三國史一通不曾披見他尚何說温祚王渡浿帶二水以都慰禮稷山之北惟浿帶二水乎温祚王發漢水東北之民以脩慰

禮稷山在漢水之東北乎温祚王避靺鞨樂浪徙都漢南稷山其與靺鞨樂浪鄰乎北史隋書明云百濟始立國於帶方故地稷山豈亦帶方故地乎若從稷山之說古今史冊所記悉差悉舛其將執一而廢百乎必無是理

徐居正稷山縣濟源樓詩序曰奉使嶺南也道于稷稷之宮館東北隅有一樓登臨小憩問主人曰樓之名謂何主人不知問諸左右邑人曰濟源坐宮不知濟源之義居正曰此邑百濟氏之故都其

曰濟源者得不以百濟之源源於是乎盖百濟始
祖温祚者本高句麗東明王朱蒙之子逃難南犇
史書温祚登負兒岳相其可居之地而都于河南
之慰禮城世傳為稷山居正當以負兒岳距此可
二百里安能相其可居者乎且所謂何者指河水
乎居正道過此非一再而因行廹未暇一入矣望
見地勢褊狹無磅礴扶輿之氣非建都之地也心
竊自疑去年撰三國史節要歷考諸書稷之為百
濟始都無疑矣温王之後自稷還南漢山城即今

之廣州也又還北漢山城即今漢都也後徙錦江
即今之公州也又徙泗沘河即今之扶餘也○鏞
案虞初諾皐野人之說古亦有之未有甚於徐公
之此序也客館東北隅之一小樓本可无名故當
時仍无題榜即濟源二字原是塗聽假使金石遺
文舊有傳授執此二字命之曰百濟古都太武斷
也若然錦山之濟源驛獨不得為百濟之舊都乎
二百里外山川土壤不可望而知之則登兒岳而
相稷山又何說也其所以定為慰禮无他證據惟

三國史是憑也今考三國史明自漢北移於漢南徐公何曾夢見此史乎○又按鄭徐所記固為謬戾但其古老相傳之言必有根脈不可一歸之於虛妄也據百濟史蓋鹵王知有句麗之亂先遣太子文周使之南奔及蓋鹵遇害文周徙都熊津（詳見漢城考）稷山者文周王暫駐之地也蓋自漢城南距熊津（今公州）稷山居中暫駐此縣北探舊都之消息南管新都之事務於理似然也（其謂之慰禮城者當時方言凡築土樹柵以作匡郭者通謂之圍哩慰禮者圍哩也）

我邦疆域考卷第九

洌水　丁鏞　述

漢城考

漢城者百濟蓋婁王之所開荒也今我京城之漢陽洞即其故址

百濟史云蓋婁王五年漢順帝七年春二月築北漢山城○比流王二十四年東晋成帝二年秋内臣佐平優福據北漢城叛王發兵討之○鏞案前此温祚王十四年築城於漢江西北分漢城民輿地勝覽以此

爲漢城之始殆不然也百濟史漢城之傍有阿旦城輿地勝覽漢江之上有長漢城温祚所築盖此城也詳見下知者百濟史凡有事舊城曰修曰葺惟新起之城曰築其城漢城若爲温祚王之所築則不當曰盖婁王築之也

金富軾地志云漢陽郡本高句麗北漢山郡○鄭麟趾地志云南京留守官楊州本高句麗北漢山郡一云南平壤城百濟近肖古王取之○輿地勝覽云漢城府本高句麗北漢山郡百濟温祚王取之築城

近肖古王自南漢山徙都焉按三國史百濟近肖古王取高句麗南平壤移都漢城今以本紀考之百濟始祖十四年自慰禮城遷都漢城築城漢江西北分漢城民三十八年巡撫境內北至浿河則北漢山自溫祚王時已為百濟地近肖古王自南漢山移都耳何謂近肖古王取之耶高麗史只據三國史而錄之不詳究其本末今辨而正之○鏞案金鄭固誤輿覽尤謬猶云辨正不亦難乎溫祚王十四年句麗琉璃王未離卒本卽鴨水以南未踐一步安得當時已置北漢山郡為溫祚王所奪乎此史家之笑話也漢陽雖本四郡之地其破天荒者百濟也至長壽王時始為句麗所焚乃金富軾以來

每以漢陽壓作句麗之舊物不亦謬乎又按温祚王十四年所築漢江西北之城乃百濟史所謂阿且城在今峨嵯山非漢陽之古城也又晋武帝太康七年百濟責稽王慮句麗侵寇修阿且城況温祚王十三年遷都漢南今乃云十四年遷都漢北天下有如是白撰乎輿覽以稷山為慰禮城此云十四年移都者謂自稷山移也

至近肖古王二十六年乃自漢南徙都漢城

百濟史云近肖古王二十六年東晋簡文帝元年冬王與太子帥精兵三萬侵高句麗攻平壤城麗王力戰

拒之中流矢死王引軍退移都漢山○鏞案此云
移都者自河南慰禮城北遷于漢陽也百濟始弱
避寇南渡及其疆域既廣兵力既強反足以東侵
新羅北困句麗於是乎渡漢水而據其北以號令
四國也漢山者漢陽古邑也金云今楊州舊墟
金富軾地理志云溫祚以漢鴻嘉三年癸卯自卒
本扶餘至慰禮城立都稱王歷三百八十九年至
近肖古王十三世取高句麗南平壤古記云取句麗南平壤移
都漢城歷一百五年至文周王二十二世移都熊川今公

洲歷六十三年至聖王二十六世移都所夫里國號南扶餘今扶餘歷一百二十二年義慈王二十年蘇定方討平之○鏞案記事之疎謬舛錯未有甚於金富軾此志也按百濟自溫祚王時已得浿河大同河之南凡定疆界撫飢荒皆至浿河之南卽令之遂安谷山尚不得爲高句麗之所有況漢陽之城是百濟根本之地腹心之藏乃謂之本句麗之南平壤可乎平壤原有東南二城東曰東黃城南曰長安城古記之云南平壤謂平壤之南城也當時偶

陷其城遂云取之非眞據之爲京邑也據史百濟之近肖古王與句麗之故國原王同時故國原王十二年晋成帝末年自平壤移居丸都至明年復都東黃彼時句麗以丸都爲北京以平壤爲南京又何提封遠及漢城耶近肖古王二十六年旣攻平壤又移都漢山此自是二事金富軾合作一事遂以漢陽爲句麗之南平壤迷昧舛駁莫此甚也百濟何嘗取漢山於句麗句麗亦何嘗失平壤於百濟哉此大夢也〇又按百濟之都慰禮城實不過十

三年而金云都慰禮城三百八十九年者以温祚十三年立栅於漢南(今廣州宮城)移慰禮之民户故亦謂之河南慰禮城此所以古来傳記遂不分漢南漢北通謂之慰禮城而金太師從而書之耳近肖古王雖都漢城其後或居漢南或居漢北未嘗一定而不動

百濟史云辰斯王八年(晋孝武太元十七年)句麗王談德来攻北鄙王聞談德能用兵不得出拒漢水北諸部落多没焉(自近肖古王二十六年至辰斯王八年為二十二年)○又云阿莘

王四年（晉孝武末年）秋八月王伐高句麗冬王欲報浿水之役親帥兵七千人過漢水次於青木嶺下（疑松岳）會大雪迴軍至漢山城勞軍士（距談德之薨四年）◯鏞案此二文知近肖古之後未嘗不還都漢南也此時王居漢南故漢水之北謂之北鄙況阿莘王若在漢北則其伐高麗豈可曰親帥兵過漢水乎其在漢水之南審矣金富軾謂移都漢城歷一百五年者不亦疏乎

至蓋鹵王末年句麗燒城殺兵而百濟南遷漢城為

百濟之舊京 距青木嶺𦊆軍之歲為八十年

百濟史云蓋鹵王二十一年 宋廢帝三年 秋九月麗王巨璉 長壽王 帥兵三萬来圍王都漢城王閉城門不能出戰麗人分兵四道夾攻又乗風縱火焚燒城門王領數十騎出門西走麗人追而害之○又云高句麗對盧齊于 人姓名 再曽桀婁 本百濟國人 古尒萬年 再曽古尒皆複姓 等帥兵来攻北城七日而拔之移攻南城王出逃麗將桀婁等縛送於阿且城下戕之

○鏞案此云漢城者北漢城也知者南漢本無南

北二城又南漢之西即阻大江無緣出門西走也又阿且城在漢北北城者慰禮也南城者北漢山城也詳見慰禮考阿莘王時明在南漢不知何年更都北漢也

○又按阿且城者長漢城也在峨嵯山上此温祚王十四年所築已見前輿地書以為新羅古城謬矣輿地勝覽云漢城府有長漢城在漢江上新羅時置重鎭後為高句麗所據羅人舉兵復之作長漢城歌以紀其功

其後五十餘年漢城及漢北州郡猶為百濟之物

百濟史云東城王四年齊高帝建元四年秋靺鞨襲破漢

山城虜三百餘户以歸後八年南遷熊津 ○武寧王七年梁天監六年 冬高句麗將高老與靺鞨謀攻漢城進屯橫岳下王出師退之三百户虜歸後二十五年 ○武寧王二十三年梁武帝普通四年 王幸漢城徵漢北州郡民等雙峴城横岳退後十六年 ○鏞案靺鞨來侵明是漢北况武寧王明徵漢北州郡使之築城則洌水以北猶是百濟之物未嘗爲句麗有也

武寧王旣卒後三十餘年漢城之事不見史冊或者其間句麗暫得漢城旋復失之

北史云高句麗王都平壤城其外復有國内城及漢城其國中呼為三京○鏞案句麗之得漢城雖無正文據金富軾地理志今京畿之漢南漢北及忠清道東北十餘邑皆云本句麗之某邑鄭志亦然不應史志悉屬虛妄既得四圍之州郡只存中央之京邑無是理也大抵漢南北諸地其在三國之末便作奕碁之場朝得暮失東攘西奪而史冊所記又多疎漏令不可詳也至於北史所記或句麗之人於其暫得之時夸說於中國遂有三京之

名而句麗實未嘗來都亦不能久保其文不足信也當以百濟史爲正（前此元魏太祖七年句麗廣開土王取百濟之漢北諸郡其後八十三年長壽王破北漢而百濟徙都熊津其間得失有同奕棊不可詳定）

至新羅眞興王之時漢城爲新羅之所得

新羅史云眞興王十六年（梁元帝末年）冬十月王巡幸北漢山拓定封疆（百濟威德王二年）○十八年置北漢山州（二十九年廢北漢山州）○鏞案句麗旣以漢城爲南京宜分置精兵以禦南鄰不知新羅何緣得之也眞興之時兵力頗強幷呑伽耶侵奪百濟其得漢城必

有大舉而史文都闕何以徵矣○又按前此真興王十二年新羅百濟同侵句麗乃百濟先破平壤新羅則居漆夫等但取竹嶺以外十郡丹陽忠州等此時漢城若為句麗所據則百濟雖有兵力將奴復舊京之不暇何得遠攻平壤以此言之句麗之得漢城遂無其日北史所記何以處之且此時百濟兵力復強至於攻破平壤則又何不守其舊京不過數年之後赫赫漢城遂為新羅物哉此皆不可以理推也

其後句麗屢圖侵奪終不得志漢城竟屬新羅

新羅史云眞平王二十五年隋文帝末年秋高句麗侵北漢山城百濟武王四年王親率兵一萬拒之句麗史云嬰陽王十四年王遣将軍高勝攻新羅北漢山城羅王率兵過漢水城中鼓噪相應勝不克而還二十六年還置北漢山州○鏞案眞興末年雖廢其州不棄其城故至是還以城爲州也

新羅史云太宗王八年唐高宗龍朔元年句麗将軍惱音信與靺鞨将軍生偕其姓名合軍來攻述州城今驪州不克移攻北漢山城列砲車飛石所當陴屋輒壞

城主冬陁川新羅臣禦之使人擲鐵蒺藜於城外人馬不能行又為樓櫓結絙網懸牛馬皮綿衣內設弩砲以守城忽有大星落於賊營賊解圍而去 ○鏞案今人或疑此漢山城在高山之上非也砲車飛石以壞陴屋乃平地之所用鐵蒺藜結絙網非山城之所設此漢山城者謂此漢山之城非此漢之山城也○又按前此太宗王二年唐永徽六年句麗百濟連兵侵新羅取此境三十三城唐書羅史兩載其說此信文也所謂三十三城本以百濟之地中為句麗所得竟為新羅所奪故句麗百濟合力而攻之也

以此推之三十三城必漢水南北之地所謂述川王逢之等是也王逢今幸州

景德王之時實名漢陽高麗之初改為楊州及至文宗陞為南京

鄭麟趾地志云景德王十四年唐天寶末年改為漢陽郡○鏞案景德王以下金志鄭志及輿地勝覽并無差誤今略之

其南漢城百濟之裏亦為句麗所得但無正文句麗旣亡乃屬新羅

金富軾云句麗既亡新羅得其南界置漢朔溟三州(漢)鏞案漢州者今廣州古邑新羅文武王時於漢州東峯之上築日長城亦稱晝長城謂山勢據高早見日出晚見日入也我 朝修之謂之南漢山城遂徙廣州治于城内 仁祖丙子避兵此城厥明年因宰臣金尚憲奏 命建温祚祠於城中其實温祚舊都在漢山之下非此城也文獻備考以日長城為温祚故都謬矣

金富軾鄭麟趾等地志其八道沿革總叙皆紕繆踈略今擬改正泝其源委起草如左其自景德王以下并略之以金鄭之志無誤也其稱臣謹按者亦擬設之辭叙事煩碎後人採用者宜刪正

京畿跨漢水南北其北道本箕子朝鮮之南界至箕準南奔其地屬衛滿漢武帝元封三年滅右渠以其地為臨屯郡昭帝始元五年罷臨屯郡為樂浪南部漢書地理志所載列口吞列帶方含資屯有昭明之等即其地也昭明為南部都尉治至成帝鴻嘉三年百濟温祚

王寓居於今漢陽城之東北名曰慰禮城温祚十三年徙都漢南今之廣州古邑是也此時樂浪南部漢吏不來土酋承襲徙置於今之春川與百濟爭漢北之地數相侵伐其後高句麗侵樂浪滅之末幾光武中興建武二十年遣兵渡海伐樂浪取其地爲郡縣薩水以南屬漢以北屬句麗薩水者今安州之清川也於是漢北之地復爲樂浪南部至安帝陽嘉元年百濟蓋婁王築北漢山城而樂浪諸部猶爲漢吏所領質桓之際漢德漸衰不能遙領至獻帝初年公孫

度為遼東太守雄視東藩建安九年公孫康乃分樂浪南部屯有有鹽之等為帶方郡於是漢北諸郡悉屬帶方郡百濟城邑皆羈屬焉魏明帝景初二年司馬懿滅公孫氏樂浪帶方悉屬曹魏明帝密遣樂浪太守劉昕帶方太守鮮于嗣越海定二郡至正始五年劉茂弓遵代領二郡時百濟侵樂浪地劉茂大怒百濟還之此時二郡屬幽州至晋武帝咸寧二年二郡屬平州尋以土酋為王其後帶方寖弱與樂浪服屬新羅又數為句麗所侵其後慕容氏據平州東人

慴服慕容皝旣亡之明年百濟近肖古王西攻句麗殺其王徙都北漢山城其後慕容垂雖復居燕地不能遂制元魏太祖登國七年句麗取百濟之漢北諸郡其後馮弘自立爲燕王悉取樂浪帶方等郡至魏太武延和元年伐燕拔樂浪帶方徙其民數萬口於幽州是時句麗已都平壤樂浪故地皆屬句麗惟今京畿北道尚隷魏吏故魏孝文延興二年帶方太守與百濟王遣使朝魏越三年句麗攻北漢山城殺百濟蓋鹵王越明年百濟徙都熊津今公州然北漢山城

猶爲百濟之京邑數被句麗侵伐至梁武帝大同四年百濟徙都泗沘今扶餘此時北漢或爲句麗所據但史冊無文越十三年新羅遣居柒夫取句麗十郡此時漢北之地復屬新羅故越四年梁敬帝紹泰元年新羅眞興王巡至北漢山城拓定封疆越二年置北漢山州其後句麗屢侵北漢至唐高宗永徽六年句麗百濟合攻新羅取北境三十三城則漢水南北之地也旋復失之越五年百濟亡又八年句麗亡漢北之地竟爲新羅所得○其南道本馬韓之地百濟温祚王十

三年自漢北慰禮城徙都漢南今廣州古邑馬韓王割其東北之地以與百濟漢水以南熊津以北皆屬百濟百濟之衰始徙熊津又徙泗沘漢南州縣亦被句麗侵蝕又為新羅攘奪朝得暮失不可詳述百濟旣亡句麗繼之其地皆入新羅

臣謹按衛蒲朝鮮之地卽箕子朝鮮之地惟眞番辰國為衛滿所役屬眞番者今鴨水以北也辰國者今洌水以南三韓之地也鴨之南洌之北豈非箕氏之故地乎又百濟温祚王立國於今漢陽而

北史謂立國於帶方故地則京畿北道之為帶方故地審矣帶方者樂浪之南部也樂浪南部者武帝之臨屯也臣故曰京畿北道本臨屯之故地也黃海道本箕子朝鮮之地後屬衛滿武帝滅右渠以其地為臨屯郡漢書地理志所載黏蟬海冥屯有昭明之等即其地（黏蟬今延安白川）其後沿革之跡并與京畿北道同蓋武帝四郡之時浿水以北為樂浪（大同江以北）以南為臨屯昭帝時以臨屯為樂浪南部故河平之際王首據樂浪南部徙治春川明在浿水之南而仍

稱樂浪至王莽天鳳六年浿水以南今黃海之地數值飢荒其人北入句麗南投百濟曠爲棄地故曰浿帶之間空無居人至建武二十年薩水以南復爲漢郡此時樂浪太守當居浿北帶方縣治或在今延安白川之地也其後公孫康分屯有鹽爲帶方郡有鹽者今之延安也此時樂浪之治又徙浿南故至魏正始八年句麗東川王得都平壤也此時劉茂弓遵遠伐皇威撫定東藩北攻句麗南襲百濟東伐嶺東之濊亦不至坐失平壤以此推之樂浪之棄浿北而徙浿南厥惟久矣

浿南沿海之地亦屬句麗惟遂安新溪谷山伊川

鐵原以至淮陽春川屬樂浪郡今延安白川及京畿北道屬帶方郡曹魏以後二郡之疆必當如是與始元建武之制大不同也晋咸寧二年樂浪帶方雖屬平州皆為土酋所據或睦百濟或服新羅西晋之末句麗數侵帶方盖欲得黃海之地也至元魏登國之初黃海之地盡入句麗故句麗廣開土王元年卽登國七年取漢北諸郡明黃海已入囊中也其後燕王馮弘越海取二郡至魏延和初魏伐燕徙樂浪帶方二郡之民於幽州其後黃海之地還屬句麗唯今京畿北

道猶屬元魏故至魏孝文延興二年百濟王與帶方太守遣使朝魏明百濟帶方鄰比相依也越三年句麗長壽王焼㞐漢殺蓋鹵而百濟南徙熊津明魏吏不復来鎮而所謂帶方亦入句麗也句麗既亡黃海之地亦隷安東都府未幾土豪梦起殺唐官人新羅又擅取浿南故咸亨二年唐兵到平壤南侵帶方至開元二十四年玄宗以浿江以南勑賜新羅其後景德王分置九州其西界極於浿南尺寸無所踰也

臣謹按百濟溫祚王十三年畫定疆域㞐至浿河

南限熊川其三十八年王之巡撫東至走壤北至浿河此時水谷城(今新溪)十谷城(今谷山)獐塞(今遂安)等三縣皆被巡撫謂之北鄙又近肖古王二十六年句麗舉兵南來而百濟伏兵於浿河上俟其來而擊之(皆見百濟史)故東儒或疑黃海之地本屬百濟大謬也漢魏以來浿水以南洌水以北每為中國之所轄或屬公孫或屬慕容或屬馮弘或屬元魏首尾六百餘年(自武帝元封三年至魏延興二年)或斷或續益無久間之日句麗百濟安得以據有其地哉東儒每欲

以三韓三國了當八道之地總不免牽強窒礙失真爽實允撰輿地之書者宜於京畿黃海之地益採中國之史以補東文之闕臣今謫居海曲絕無書籍未免舉一而遺百也百濟史所謂北至浿河者當時道路原自今谷山伊川南由朔寧麻田渉七重河以達積城楊州其道里視今徑捷溫祚王當時偶由此路巡撫谷山等數縣句麗之南侵也亦由此路故近肖古之時伏兵於能成江上谷山北謂之浿河也浿水之上流今也西自松京由金川平山

以達黃州至于浿河則黃海之中心也苟以今眼
欲論古事若燕越之相遼也
平安道本箕子朝鮮之地至周末拓地寖廣西踰遼
河燕遣將秦開攻朝鮮取其西鄙以滿潘汗爲界所
謂滿潘汗者遼東之三縣也詳見朝鮮考漢興盧綰爲燕
王朝鮮彌失其西鄙以浿水爲界浿水者今鴨綠河
也尋爲衛滿所據亦都平壤曰王儉城盡有箕氏之
故地又擊眞番使之服屬眞番者今鴨水之北地也
武帝元封三年旣滅右渠以其地爲四郡而鴨水以

南浿水以北大同河以北 箄大嶺以西爲樂浪郡漢書地理志所載朝鮮浿水訥邯鏤方遂城增地之等卽其所轄昭帝始元五年罷臨屯以爲樂浪南部成帝初漸以土酋領樂浪徙居今春川與新羅百濟數相侵伐連年不息至平帝初句麗南都國內鴨水沿江之地漸入句麗句麗又南侵樂浪然樂浪猶爲漢郡故王莽之末康斯鑑得詣樂浪而降漢也光武建武六年省樂浪東部悉棄嶺東而樂浪本部及其南部猶是漢郡但據三國史其治明在春川也至建武八年

樂浪王崔理降于句麗建武十三年句麗竟滅樂浪越七年光武遣兵渡海伐句麗還取樂浪復為郡縣畫薩水為界今安州清川以南屬漢以北屬句麗其後百餘年薩水以南長為漢郡句麗亦無侵奪至質帝時句麗國祖王殺帶方令掠樂浪太守妻子其後漢德漸衰至獻帝建安九年公孫康代父襲位始分樂浪南部為帶方郡此時浿水以北逼近句麗樂浪之治實在浿南又分其南部之南界以作帶方也至魏景初二年司馬懿滅公孫淵平樂浪帶方明帝遣劉昕

鮮于嗣定樂浪帶方其後遣劉茂弓遵守樂浪帶方然其跡皆在浿水之南與今平安道無涉也故正始八年句麗徙都平壤而二郡莫之禁也自此以後浿水以北永屬句麗凡樂浪之跡皆冒舊名而已至晋成帝咸康之末句麗暫都丸都明年復還平壤平壤有二城東北曰東黃城西南曰長安城皆其都也唐高宗總章元年滅句麗以平壤爲安東都護府不過二年句麗舊人収合殘民橫跨浿江殺唐官人郎咸亨二年也又新羅擅取浿南唐遣兵至平壤以伐帶方

越三年許以土酋爲都督刺史徙安東都護府於遼東故城即上元二年也越二年又徙新城至開元二年又徙平州彌與平壤遼絶至開元二十四年玄宗以浿江以南勑賜新羅其實浿江以北亦羈縻而已其治亂黜陟唐人未嘗問也先是睿宗末年封大祚榮爲渤海王大氏設府於鴨水之原謂之西京鴨綠府領神豊桓正四州所謂神豊桓正者今鴨江內外東自虞芮慈城西至義州即其地也薩水以南渤海亦所不管以故浿爲賊藪亂無紀統新羅於浿水之

南為等長城三百里以備浿西之賊其雜亂可知也
至唐昭宗光和元年弓裔取浿西諸城其後分定浿
西十三鎭而平壤城主黔用甑城賊酋明貴等降於
弓裔卒歸高麗終新羅之世未嘗得浿西之寸土也
臣謹按金富軾地志浿水以北一縣一城不少槩
見蓋以句麗旣亡浿北淪爲賊藪不隷唐家不屬
新羅者數百餘年文籍蕩然憑驗無梯故城邑之
名一無所著乃鄭志總叙猶云句麗旣滅其地遂
入新羅不亦謬乎天寶以後中國多事平壤遼東

悉棄不顧唐遂以亡故通典唐書亦無明文遼東
盖入於契丹鴨水沿河之地入於渤海薩南浿北
之地淪爲賊藪不可諱也○又按咸川非卒本龍
岡無安市并有論著今略之
咸鏡道跨據磨天大嶺其北曰北沃沮其南曰東沃
沮東沃沮本箕子朝鮮之地箕子教以禮義田蠶又
置八條之教其人終不相盜箕子之後四十餘世箕
準稱王燕齊趙人多歸之雜居東沃沮武帝滅右渠
以其地爲玄菟郡漢書地理志所載不爾華麗蠶台

邪頭昧句前莫句夫租等六縣卽玄菟之領縣令端
川以南咸興永興凡在嶺東之地也昭帝始元五年
徙玄菟郡於眞番之地卽今興京之接壤也以東沃
沮六縣爲樂浪東部更增沃沮一縣置都尉官以不
耐縣爲治而七縣之地南極江陵故曰凡在单大嶺
以東者東沃沮濊貊悉屬樂浪東部也七縣之人屢
侵百濟新羅而百濟新羅之史謬指爲靺鞨其實非
靺鞨也漢哀帝時東沃沮獻馬新羅光武初南沃沮
納欵百濟亦皆七縣之人也至建武六年罷都尉官

遂棄嶺東地封其酋長為縣侯令歲時詣樂浪朝獻
蓋羈縻而已至建武中元之歲句麗滅東沃沮以為
城邑自此七縣之租稅貂布魚鹽海物悉輸句麗至
曹魏正始六年樂浪太守劉茂帶方太守弓遵伐嶺
東濊不耐侯等降于二郡蓋以建武之制嶺東七縣
本屬樂浪不當投託於句麗也終魏之世朝謁如法
其後還屬句麗以其壤地僻遠慕容拓跋之世未嘗
征討其地遂屬句麗惟鐵關以南德源安邊襄陽江
陵之等自晉惠帝永康之初服屬新羅基臨王炤智

王每幸北列忽巡撫所謂北列忽者今之安邊也句麗既亡渤海繼興開元以後拓地寖廣以東沃沮故地爲南京南海府領沃晴椒三州所謂沃晴椒者今咸興北青之等也其始也拓地南至襄陽遂薄新羅以泥河爲界泥河者江陵之北泥川也其後新羅復得其地以鐵關爲界故天寶十六年景德王改州郡之名而朔庭泉井皆入版籍朔庭者安邊也泉井者德源也至宋太宗淳化年間渤海專亡咸州吉州之等皆爲女真所據高麗睿宗二年命尹瓘征之○其

北道本北沃沮之地接肅愼南界名曰買溝婁荒遠
未顯至漢成帝河平元年句麗伐北沃沮滅之以其
地為城邑魏正始六年東川王為毋丘儉所逐一至
其地至晋太康六年慕容氏伐北扶餘其王依慮自
殺其子弟走保沃沮自此有穢貊之名以扶餘本穢
貊也其地仍屬句麗句麗之亡未有所隷渤海之興
以其地為東京龍原府領慶鹽穆賀四州所謂慶鹽
穆賀者今豆滿河邊六鎭之地也渤海垂亡遂為女
眞所據高麗睿宗時尹瓘征之未復其疆至我　太

祖時始歸版籍
臣謹按野史云新羅眞興王十六年巡至北道與句
麗定界立碑其碑在咸興府北艸黃嶺下若然咸
興永興亦嘗爲新羅所得恐無是理眞興王末年
并廢北列忽州見於史志安得咸興爲新羅地乎
江原道本箕子朝鮮之地其地跨據金剛大嶺自嶺
以東古稱溟州道自嶺以西古稱春州道嶺東之地
南北八百餘里東北不過數十里本與東沃沮俱屬
箕氏至漢景帝時北扶餘王解夫婁率其衆東徙迦

葉原迦葉原亦稱河西良今之江陵是也扶餘本穢
貊而其王徙都江陵故江陵冒穢貊之名也其地廹
小舊服事朝鮮故亦事衛氏至武帝元朔元年薉君
南閭等畔右渠率其衆詣遼東内屬武帝以其地爲
蒼海郡數年乃罷後二十年武帝滅右渠置四郡時
江陵以北爲玄菟屬縣始元五年徙玄菟於鴨水之
北凡在嶺東者沃沮穢貊悉屬樂浪東部自是寢失
箕子之遺風法禁多至六十餘條王莽之時江陵以
南已服新羅建武六年省樂浪東部悉棄嶺東地於

是江陵以南遂屬新羅而華麗不耐連謀侵伐以江陵已北本當服屬于不耐也建武之末句麗滅東沃沮不耐獩人悉屬句麗而江陵以南益附新羅故和帝永元十四年悉直國降于新羅悉直者今之三陟也順帝以後至于漢末不耐濊人累侵江陵新羅史謂靺鞨犯北境者皆是也曹魏之時句麗雖都平壤江陵仍屬新羅故晋惠帝永康元年新羅基臨王巡至安邊（比列忽）安邊以南尤可知也至元魏皇始二年新羅復何瑟羅之祖調其後五十餘年句麗邊將偶

獩悉直為何瑟羅人所殺其隷新羅可知也至宋明帝泰始四年句麗長壽王五十六年以靺鞨兵一萬攻取新羅悉直城今三陟彼既以靺鞨兵攻之則路由歙谷可知今之嶺東七邑襄陽江陵之等悉被蹂躙以至三陟也然旋為新羅所復故其後十三年齊高帝三年新羅炤智王北巡比列城今安邊比列以南尤可知也又其後二十四年梁武帝天監四年新羅智證王復置悉直州以異斯夫為軍主下逮句麗之亡句麗不復得嶺東地也○嶺西之地又有南北之别自昭陽江以南古

辰國三韓之地也以北古箕子朝鮮之地也春川之治舊在昭陽江北今春川治在江南古所謂牛首州漢武帝始遣彭吳穿牛首州以作漢郡至滅右渠牛首屬于臨屯始元合郡之後牛首屬樂浪南部故漢成帝河平以後樂浪徙治牛首為土酋所據或云樂浪南部本治昭明縣昭明者昭陽也其本臨屯之地可知也地本荒遠郡縣稀濶令淮陽鐵原等嶺西諸邑悉屬牛首通稱樂浪不細剖也樂浪或迎漢吏或奉土酋至百濟溫祚王時數相侵伐至建武八年樂浪王崔理降于句麗後五年

竟為句麗所滅嶺西之地悉入句麗後七年光武遣兵越海伐樂浪復為漢郡縣於是馬韓蠶支等部落稍稍来降沃沮濊貊等縣使四時朝謁悉詣樂浪其跡皆在今春川也漢德旣衰樂浪寖蒻浿水以上不能管理建安中公孫康又分南部之西南為帶方郡惟其東北尚為樂浪郡曺魏黃初之年牛頭州為新羅所得遣將忠萱守之至景初二年樂浪太守劉昕等越海定二郡牛首乃屬曺魏故正始八年樂浪部從事吳林割辰韓八國以屬樂浪所謂辰韓八國即

洌水以北本屬漢郡而後為新羅所據者也是時新
羅懷怨北侵帶方為樂浪太守劉茂帶方太守弓遵
所殘嶺西江北之地悉屬魏郡其後魏吏不来樂浪
寖衰至晋恵帝永康之年嶺西又為新羅所得新羅
基臨王巡到春川北至安邉而樂浪帶方服于新羅
後四年樂浪太守遣刺客殺百濟王後九年句麗侵
樂浪至元魏太武之時燕王馮弘依公孫康故事遥
領樂浪帶方延和元年魏伐燕并抜樂浪帶方徙其
民於幽州其後樂浪竟為句麗所滅嶺西之地悉入

句麗故魏孝文延興二年帶方太守與百濟王遣使
朝魏有樂浪首丘之語也至唐貞觀十一年其地為
新羅所得置牛首州永徽六年句麗百濟合攻新羅
取北境三十三城其後十三年句麗亡後五年新羅
以春川為首若州至景德王時改為朔州也其昭陽
江以南史無明文姑從金鄭之志

臣謹按東儒皆以春川為貊國然歷考前史皆無
春川為貊之驗或者西漢之末土酋東據之時貊
人為酋遂得貊名也又金富軾地志令江原之地

皆稱本句麗之某邑惟春川爲新羅善德王首置之州豈不謬哉嶺西之地本以漢郡先服句麗後屬新羅其後復爲䫻郡先服句麗後屬新羅金志乃據最晩之事以作源頭之跡亦已疎矣

我邦疆域考卷第十

洌水 丁鏞 述

八道沿革總叙 下

忠淸道本馬韓之地馬韓之始洌水以南淸海以北小白智異大嶺之西皆其地也箕準南奔沿屬箕氏準旣滅絶馬韓舊人復立爲王總領五十四國魏志所載爰襄國牟水國伯濟國今廣州目支國今益山之等皆隷馬至漢哀帝建平元年百濟溫祚王定都漢南馬韓王割洌水以南百里之地以與百濟其後十一

年王莽居攝初百濟取熊津以北立柵為界後二年百濟滅馬韓盡有其地仍都漢南至元魏延興五年百濟文周王徙都熊津至蕭梁大同四年又移泗沘今扶餘寖以衰微北自稷山鎮川東至清安槐山忠州之等悉為句麗所得鵲川以東今清州報恩黃澗永同之等悉為新羅所得惟內浦諸郡及熊津以南尚隸百濟百濟以此設二京五府三十七郡二百城所都曰居拔城今扶餘西都曰固麻城今保寧水營其五府北曰熊津城今公州西曰刀先城疑在今沃溝海上南曰久知下城今金

溝東曰得安城李勣奏文云得安縣本德近支。即今之恩津中曰古沙城今未詳唐顯慶五年蘇定方滅百濟設五都督府以統之一曰熊津二曰馬韓今益山三曰東明今未詳四曰金漣今金溝五曰德安今恩津擢其酋豪使為官守惟熊津得安在今忠清道之界內其餘皆全羅道之地也唐兵旣還新羅畧取其地詔劉仁軌發兵窮討上元二年仁軌破新羅兵于七重城今積城又以靺鞨兵浮海畧南境忠清全羅地詔以李謹行為安東鎭撫大使屯買肖城今仁川尋皆撤還百濟古地盡入新羅

臣謹按唐書百濟傳云貞觀十六年義慈王與句麗連和伐新羅取四十餘城其後又取七城其後又取十餘城永徽六年百濟句麗取新羅北境三十六城此皆今忠清京畿之地也然臣謂此中容有新羅誣訐且其與句麗合攻者罪冒百濟利歸句麗百濟版籍不復其舊故𦒎定方設五都督府熊津東北之地不曾設一府也○又按金富軾地志以今丹陽淸風堤川永春忠州槐山清安陰城鎭川稷山等十餘邑爲本句麗之郡縣臣考其事

賨盖新羅善德王十一年 貞觀十六年 將伐百濟遣金
春秋請師於句麗句麗王曰竹嶺西北者即丹陽
淸風等十餘邑也此本馬韓之地馬韓之亡在王
莽之時而句麗以曹魏之時始得平壤其間數百
年竹嶺西北未必爲無主之物此亦百濟之地而
句麗取之其後爲新羅所占金鄭之志乃遺本之
論也○又按金志以今淸州沃川靑山報恩黃澗
永同等六七邑爲本新羅之郡縣 臣 考其事賨盖
新羅炤智王十六年 齊蕭鸞元年 將軍賨竹等與句麗

戰於薩水之原不克退保大牙城句麗本紀同其所謂薩水者今淸州之淸川也淸川本名薩買古縣名方言之譯也其云大牙城者今永同黃澗之地也戰而不克則荊江以北已爲句麗之所得故至眞平王時唐貞觀二年金庾信攻陷句麗之娘臂城娘臂城者今之淸州也然而金鄭之志惟淸州等數郡不言句麗反與其書例違也然此亦本馬韓之地而百濟先得新羅次之故鄭志亦曰淸州本百濟之上黨郡他邑悉宜然也通典云新羅之西北界大牙出高麗百濟之間正指

此黄澗青山清州等邑

全羅道本馬韓之地馬韓五十四國其在今益山者為總王箕準南奔諸國皆屬旋即滅絶馬韓人復立為王其後百濟盡有其地百濟之衰南都泗沘所存疆土惟今公洪道忠清之右道及全羅道而已於此設五府其刀先久知即金溝古沙等三府當在今全羅之上道其後蘓定方滅百濟設五都督府其馬韓東明金漣即金溝等三府皆在今全羅之界内也至總章二年李世勣既滅句麗與劉仁軌議置都督府以今羅州

之會津古縣爲帶方州（李勣奏文云帶方州本竹軍城）領至留（本知留）軍那（居柒今咸平）徒山（本抽山亦名牢山今合于珍島）半那（半柰夫里即潘南古縣）竹軍（本豆肸即會津古縣）布賢（巴老彌）等六縣其餘無文可知總隷安東都護府（即平壤）其後新羅擅取百濟古地詔以劉仁軌爲帶方州刺史移鎭南原以防新羅之西侵尋亦撤還其地盡入新羅

臣謹按北史所載百濟五府其中府曰古沙城或似今古阜郡（本古沙夫里）然彼旣以恩津爲東府金溝爲南府則古阜不得爲中府也百濟五府蓋所以

衛其京邑若今廣州華城之制皆在扶餘之近畿

令全羅南道羅州南原之等不在五府之界内也

○又按金富軾地志茂豊今合于茂朱雲峯皆本新羅

之舊縣於理似然但南原之得名帶方肇自劉仁

軌之時而鄭志謂自漢末已爲帶方語多不覈亟

宜刪正也詳見帶方考

慶尚道本辰韓之地潢水逕其中洛東江南至咸安郡

北與清水合流清州之清川其在潢水之東者爲辰韓十

二國魏志所載已祇國不斯國勤耆國難彌離國冉

奚國軍彌國如湛國户路國州鮮國馬延國斯盧國令慶州優中國令左道之地也其在潢水清水之南者卽古弁辰之地東史謂之迦羅令金海亦稱伽耶令咸安固城亦謂之浦上八國令漆原熊川等其在潢水之西清水之北者為弁辰別部所謂大伽耶令高靈古寧伽耶令咸昌碧珍伽耶令星州之類是也弁辰本十二國魏志所載彌離國接塗國古資國令固城古淳是國半路國樂奴國彌烏邪馬國甘路國狗邪國走漕馬國安邪國瀆盧國南接倭令右道之地也瀆盧國令之巨濟三國史有押督

國(今慶山)召文國(今義城)骨大國(今屬永川亦稱骨伐國)音汁伐國(今慶州之安康古縣)伊西古國(今清道)于尸山國(近東萊)居漆山國(今東萊)皆今左道之地也又有甘文國(今開寧)多伐國(近草溪)比只國(近草溪)草八國(今草溪)阿尸良國(今咸安)沙伐梁國(今尚州)皆今右道之地也譯言翻轉字音訛舛其實押督甘文等國卽魏志所載辰弁二十四國非別有也其後辰弁二十四國盡為新羅所并其降附年紀并詳新羅本紀可按而知也

臣謹按金富軾地志今禮安奉化順興青松盈德

寧海淸河及曲城古郡今合于安東皆稱本句麗郡縣

臣考其事實盖新羅炤智王三年元魏時句麗靺鞨

由竹嶺路入新羅北邊取狐鳴等七城又進軍彌

秩夫今興海所謂狐鳴等七城卽竹嶺之南數縣也

此時句麗雖得七城新羅未亡句麗何得之籍使

句麗一取而不失其本則新羅之故地也書之曰

本句麗郡縣可乎金志紕繆多此類也知句麗當

時必由竹嶺之路者當時三韓合從以禦句麗彼

若由江陵而來則新羅無所藉力於百濟也當時丹陽

清風忠州之等已屬句麗故得由竹嶺也百濟直侵忠州斷其後軍則兵可解也 其由竹嶺不旣明乎狐鳴諸城之爲順與諸縣亦的然而無疑也○又按金志云柰靈本百濟柰已郡今榮川此亦狐鳴七城之類也百濟當時南由竹嶺僅得榮川一縣旋復棄之還屬新羅何得云百濟古縣乎此必當改之文也

浿水辯

浿水者平壤之大同江也桑欽之經本無差謬而酈道元枉生疑惑使後人別求他水

水經云浿水出樂浪鏤方縣東句南過於臨浿縣東句入於海○酈注云許愼云浿水出鏤方東入海一曰出浿水縣十三州志曰浿水縣在樂浪東北鏤方縣在郡東蓋出其縣而逕鏤方也昔燕人衛滿自浿水而至朝鮮元封二年楊僕荀彘討右渠破渠於浿水遂滅之若浿水東流無渡浿之理其地今高句麗之國治余訪蕃使言城在浿水之陽其水西流逕故樂浪朝鮮縣即樂浪郡治漢武帝置而西北流故地理志曰浿水西至增地縣入海又漢興

以朝鮮爲遠循遼東故塞至浿水爲界考之今古於事差謬盖經誤證也○鏞按水經文例知浿水之經無誤也經曰泗水出魯卞縣北洒水出武都氐縣東汝水出梁縣洒鄉西濕餘水出上谷居庸關東若是者不可勝數浿水之頭一句即此文例也經曰洒水東逕武侯壘南泗水南過平陽縣西又南過高平縣西又南過方與縣東濰水北過平昌縣東又北過高密縣西又北過淳于縣東若是者不可勝數浿水之次一句即此文例也經曰湘

水北至巴丘山入於江夏水東至雲杜縣入於沔若是者不可勝數涢水之末一句即此文例也經曰涢水南至枝江縣北句入於江經曰滲水出江夏平春縣西本絶句南過安陸入於涢若是者尤其文例之酷肖者也桑欽何嘗以涢水為東流哉今平壤之大同江明出德川縣東出德川東北二百餘里狼林山即咸興之界一小支出薛罕嶺南過於甑山縣東江西甑山本是一縣洪武中折其東村別為江西縣入於海漢書所謂涢水西至增地入海者此也雖其下流微近西南平壤以前本是南流直

云南流未為不可酈道元一反其師說乃謂之西流抑何以哉蕃使雖荒必無是言且衛滿蓟歲本不渡大同江見下文執此跡而求此水將亦終年而不得矣○又按許慎說文亦似誤讀水經其失與酈氏同也

又史記朝鮮列傳所載浿水明以今鴨綠江謬指為浿水不當以時代之較先信此疑彼

史記朝鮮傳云全燕時嘗畧屬真番朝鮮為置吏築障塞謂燕署長吏使治朝鮮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

其遼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浿水爲界屬燕正義云浿水出遼東塞外南至樂浪縣西入海至

秦故空地稍役屬眞番朝鮮又云滿東走出塞渡浿水居

燕與朝鮮畫浿爲界若以大同江當此浿水豈復有朝鮮王之都王險○鏞案

有朝鮮乎王險者平壤也衛滿旣渡大同自不得

復都平壤浿水之爲鴨綠不旣明乎○又按今人

或執此文又以巨流河大遼水爲浿水尤大謬也漢

興復修遼東故塞則旣渡遼矣旣渡遼寧復得以

遼水爲界乎遼河鴨水之間更無大水浿水者鴨

綠也○又按張守節所云樂浪縣者平壤也大同
江在平壤之東張旣以浿水在樂浪縣西則亦以
鴨綠爲浿水者輿覽云司馬遷朝鮮列傳以鴨綠江爲浿水
史記又云元封二年涉何誘諭右渠終不奉詔何
去至界上臨浿水使御刺殺裨王送何者即渡馳入
塞又云樓船將軍楊僕浮渤海左將軍荀彘出遼
東討右渠樓船將軍先至王險右渠擊樓船楊僕
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復聚左將軍擊浿水西軍
○鏞案右渠宮城在浿水之西直臨浿水涉何安

得去至界而臨浿水又安得渡浿水而馳入塞乎浿水者鴨綠也○又按左將軍出遼東尚在鴨綠江西而楊僕敗於平壤逃自山中還出海口從椵島前洋西至窟窿山下在鳳城南下二百里陸與左將軍相會也若云浿水是大同何以解矣史記又云衛山往諭右渠右渠遣太子方渡浿水疑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浿水又云左將軍破浿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鏞案衛滿出師軍於鴨綠江西北此所謂浿

水上軍也前所云浿水西軍既破此軍乃進軍圍平壤城之西北也○又按皇華集以鴨綠江為浿水蓋從史記也

至班固撰地志始正史記之謬大同曰浿水鴨綠曰馬訾水

漢書地理志云浿水西至增地入海浿水縣自注又云馬訾水西北入鹽難水西南至西安平入海西蓋馬自注○通典云平壤城南臨浿水又云馬訾水一名鴨綠水源出東北靺鞨白山經國內城南又西與

一水合即鹽難水也二水合流西南至安平城入海○鏞案增地者今之甑山縣也高麗時江西甑山合為一縣鹽難水者今之婆豬江也佟家江西安平者龍灣陽水之地古縣名也白山者古之蓋馬山東人謂之白頭山也國內城見前班固於朝鮮列傳純用史記之文無所改正至撰地理志始別二水盖其學術與桑欽淵源本同故其詳核勝前人也

嗣此以降史傳所記皆以大同為浿水無異論也

北史云高句麗都平壤城隨山屈曲南臨浿水隋書

(唐書同)○隋書云左翊衛大將軍来護兒帥江淮水軍浮海先進入自浿水去平壤六十里與虜兵遇○唐書云蘓定方破虜兵于浿江奪馬邑山遂圍平壤○一統志云大通江在平壤城東舊名浿水中有朝天石唐蘓定方破虜兵於浿水即此(董越朝鮮賦云浮碧樓下瞰浿水)○金富軾云浿水大同江也何以知之唐書云平壤城漢樂浪郡也隨山屈繚為郛南涯浿水又志云登州東北海行南傍海壖過浿江口椒島(在豊川)得新羅西北又隋煬帝東征詔曰滄

海道軍舟艫千里橫絶浿江遂造平壤以此言之
令大同江為浿水明矣○鏞案三國史所稱浿水
皆大同江也其文甚多今畧之
總之浿水有四其一其二前所論者是也其三遼東
之蓒芋濼亦有浿水之名
一統志云淸河源出盖州衛分水嶺西南流經城
南又西流合泥河入于海泥河一名浿水又曰蓒
芋濼水多蓒芋之草見遼東都司○盛京志云淤泥河
在海城縣西南六十五里源出聖水山至迷眞山

西散漫即遼之蓒芋濼非朝鮮浿江唐太宗陷馬處河南係盖平縣界（亦在盖平北五十五里）○文獻備考云

臣謹按浿水乃在鴨江之北遼東之南○鏞案我邦之振威縣有清淮又漣川縣謂之臨漳豈即為淮水漳水乎名稱偶同不足辨也（濼音粕大陂也俗作泊）

其四今平山之豬灘水亦於東史或冒浿水之名鄭麟趾地志云豬淺一云浿江（見西海道平州下）○輿地勝覽云興義驛在牛峰西三十里古名臨浿（牛峰今金川）○鏞案豬灘水發源於遂安之彥真山直南流三

百餘里爲碧瀾渡入於海董越賦自注云楮灘潤二十餘文此與浿河浿水何干特以百濟温祚王畫定疆域北至浿河而百濟之跡不及於中和黃州故欲𡨋其道里以猪水當之也然百濟之跡仍不及於金州松岳又將奈何温祚所謂浿河者谷山之能成江也此水發源於陽德之亐羅鉢山西流至祥原郡北與大同江合流亦浿水之上流也温祚王一至此水撫定遂安谷山新溪之民其徃来之路本由朔寧伊川温祚王何嘗北至於猪水哉輿覽以鴨大同猪灘爲國中之三浿

白山譜

白山者東北諸山之祖也

山海經云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肅愼氏之國有蜚蛭四翼有蟲獸首蛇身名曰琴蟲有人名曰大人有大人之國釐姓黍食有大青蛇黃頭食麈有榆山有鯀攻程州之山○後漢書云東沃沮在高句驪蓋馬大山之東東濱大海北與挹婁接魏志月○魏書勿吉傳云國有徙太山魏言太白有虎豹熊狼不害人人不同上山溲汙行逕山者皆以物盛去

北史勿吉傳云國有徒太山華言太白俗甚敬畏之餘與魏書同 ○唐書黑水靺鞨傳云粟末部居最南抵太白山亦曰徒太山與高麗接粟末之東曰白山部○括地志云靺鞨古肅愼也其南有白山鳥獸草木皆白○一統志云長白山在故會寧府南六十里橫亘千里高二百里其巓有潭周八十里南流爲鴨綠江北流爲混同江東流爲阿也苦河見女真○盛京志云長白山即歌爾民商堅阿鄰山川歌爾民長也山商堅白也 其地在船廠東南千三百餘里山

巓不生他樹草多白花南麓蜿蜒磅礴分為兩幹
其一西南指者東界鴨綠江西界通加即佟家麓盡
處兩江會焉其一遶山西而北亘數百里見船廠山川
又云金大定中冊長白山神為興國靈應王明昌
中冊為開天弘聖帝倫袞冕於山北建廟末年廢
○輿地勝覧云白頭山在會寧府西三百里直甲山府北三百三十里 ○鏞案白山凡有八名曰不咸曰蓋馬曰
徒太曰白山曰太白曰長白曰白頭曰歌爾民商
堅古令方譯之殊也自我茂山府西南行二百里

乃折而北躋攀百餘里始至其顛近世滄海居士鄭瀾震澤老人申光河沿至其巔得瞰大澤

其山本自蒙古界来其始入烏喇之界曰虎坤堆

虎坤堆在今烏喇西三百里其北曰勒克山其西支為黑兒蘊山有黑兒蘊邊門烏喇與蒙古相通之門也

其山又南為吉林峯

吉林峯在烏喇西南三百七十里即自盛京赴烏喇之大路也吉林大嶺為肅慎扶餘之界以東古

鞊鞨七部之地也以西古夫餘鮮卑句麗之地也今吉林東西各有一站二站相去五十里自其西站至盛京四百五十里也

其山又東南為額黑峯

額黑峯在烏喇西南三百里此峯東北諸谷之水北走為易屯河北入于混同江東折處

其山又東南為庫魯訥窩集方言巨山多樹林曰窩集

庫魯訥在烏喇南二百里其北一支北走為佛甯哈山即船廠之鎮山也又北一支北走為愽屯山

金完顏婁室之墓在焉其東北衆谷之水皆入于混同江其西南衆谷之水皆西北流爲黑兒蘸河又折爲南流入于大遼河

其山又南爲歌爾民朱敦方言歌爾民者長也朱敦者嶺也歌爾民者長嶺也在烏喇南五百里渤海之時設長嶺府於此山之西長嶺者粟末靺鞨西通扶餘之大路也疑卽天門嶺其西一支西北走二百餘里又西南走二百餘里爲黃龍岡卽北扶餘之鎭山也今開原又西一支西南馳五百里爲天柱山卽今盛

京之鎮山也又自天柱山西南馳三百里爲鐵石堡即大遼河小遼河合襟之處也與牛庄縣隔水相望○長嶺西南衆谷之水西流三百餘里至開原縣南爲清河西入于大遼水

其山又南爲訥綠窩集

訥綠窩集在興京東北三百里其西一支西南走三百里爲開運山○清肇祖興祖景祖顯祖葬焉合而名之曰永陵與興京隔水相望興京在山東二十里又自開運山西北馳七十餘里爲鐵背山即蘓子河

訥綠河合襟之處也其城曰界蕃城即 清太祖肇基之地也東人謂之者兀城○其西南衆谷之水總為二河南曰蘊子河北曰訥綠河至界蕃城西合流又西流為渾河又西南流二百餘里東與太子河合同入于大遼河○其東北衆谷之水東北流為輝發河西受庫魯訥諸谷之水同入于混同江其山又東南走三百餘里

納鴨綠南皆恭山鉅岳穹林大谷人跡之所不到

通稱長白山其西一支西馳三百餘里為湖淪嶺

又西馳百餘里為興京又一支西南馳二百餘里為分水嶺此所謂西蓋馬也分水嶺與蓋馬大山東西並立故漢書謂之西蓋馬西馳馳五百餘里為遼東之摩天嶺又西北走二百餘里為遼陽州未至遼陽南出一條西南走五百餘里為金州旅順口遇海而止○摩天嶺之南一支南馳二百餘里東迆為鳳凰城又南馳二百餘里至窟窿山遇海而止即我龍灣之西界也金州鳳城之間有杓子河等三四水皆南流西蓋馬大支既走為遼東諸山其南小支西南馳五百餘里至我龍灣之

西盖州古城遇水而止即鴨綠靉河合襟之處也

○西蓋馬以西諸谷之水西北流數百里過靉陽州北為太子河西流百餘里西與渾河為小遼水又西蓋馬西南諸谷之水合之為靉河西南流三百餘里經鳳凰城東又南流二百里東與鴨綠水合

其山又東南走三百餘里為白山山上有大池

白山在烏喇南千三百里其西南一支為紅石礶子為歪頭礶子即古句麗九都城之鎮山也總四百餘里為珠魯木克善峯遇水而止即鴨綠婆豬兩水合襟之地也兩礶子以北衆谷之水皆入婆豬江其以南之水皆入鴨綠江

○其北一支北走為訥秦窩集不過二百餘里遇水而止訥秦左右萬壑千峯之水總於訥秦北合流此乃混同江之諸源也大池之水東北注東與溫泉水合流北注為混同江此大源也自此北流四百餘里西受輝發河又北注三百餘里逕船廠東西受莪河又北流逕烏喇西又北流二百餘里東受賀淪河又北流四百餘里西南受易屯河又北流四百里西北受諾尼江乃折而東北流五百餘里又東南流六百餘里南受虎兒哈河又東北流六百餘里入于黑龍江又東北流三百餘里南受烏蘊哩江又東北流一千五百餘里又東南折入于海出池入海總六千餘里

白山分南北二宗其北宗為靺鞨七部及大荒東界

其南宗為我朝鮮八道

凡在豆滿河鴨綠江之南者為南宗諸山其在豆滿河之北者為北宗也

北宗又分為三大支其走正北者為坎嶽東北者為艮嶽正東者為震嶽

坎嶽艮嶽震嶽之名前人不言今權立之名以便尋索

坎嶽之脈自白山北走四百餘里為勒福陳岡又北走二百里為額敦山又北走二百里為色齊窩集

色齊窩集在烏喇寧古塔之間東西各二百五十里可抵其城也山脊以西之水皆入於混同江以東之水南爲三河北注于鏡泊北爲四河南注于鏡泊又北流爲虎兒哈河

坎嶽又北走二百里爲賀掄窩集

賀掄之東一支東走三百里爲寧古塔其西一支西北走六百餘里西出法忒哈邊門遇水而止即混同江東折之處也其在靺鞨七部爲伯咄安車拂涅之故地也

坎嶽又東北走七百餘里爲阿思漢窩集遇水而止遇水者混同江東南流至此南受虎兒哈河即兩水合襟之處黑水靺鞨此其巢窟也山脊以南之水皆入於虎兒河以北之水皆入於混同江東流處

良嶽之脉自勒福陳岡東北走四百里爲馬兒虎力窩集

此窩集在寧古塔南百餘里其西一支北走爲渤海上京金人因之其宮闕遺址在焉其東一支東南走四百餘里爲豆滿河北諸山又東南走四百

餘里東遇河南遇海而止即我西水羅相望之地

也其河名曰遂分河

艮嶽又東走百餘里為忒林窩集又東北走一千四

百餘里遇水而止

遇水者黑龍江南受烏蘓哩江两水合襟之處也

其山脊以西之水皆入於虎児哈河混同江以東

之水皆入於烏蘓哩江

震嶽之脉自忒林窩集東南走三百餘里至興開湖

北繞湖而南

興開湖者大陂也自我慶興府東北距湖不過四百里其周千里猶崑崙之有星宿海也湖水東北注爲松阿又河北入于烏蘇哩江○湖北一支東走四百餘里遇水而止即模稜河烏蘇江合流處也

震嶽又東南走五百餘里爲唏喀塔山其南曰壺蘭峯直臨滄海之上

壺蘭峯自我西水羅海上東望七百里之地也山脊以西之水皆入於遂分河以東之水皆入於范

圖河

震嶽又東走三百餘里乃折而北直北走八百里爲泥滿窩集又北走一千六百里至黑龍江南烏蘇哩江以東皆震嶽之脉也大瀛以西黑水以東南西二千里南北三千里荒遠未顯不可詳述

南宗自長白山南馳三百里爲雪嶺

大池之東有溫泉水其上有穆克登定界之碑自碑而南爲虛項嶺緩嶺緩以至雪嶺也在甲山東百三十里

雪嶺之東一支東北馳五百餘里至西水羅遇海而止六鎭諸山皆受此脉古所謂北沃阻也

南宗又西南馳三百里為太白山（北青西北百餘里）又西南

二百餘里為黃草嶺（咸興西北百餘里）

黃草嶺西一支西馳為薛罕嶺漢史所謂単単大

嶺也自此嶺分為三支第一支北走為廢四郡為

江界府第二支西走至義州為清北諸山（清水古薩水）

第三支南馳為妙香山又南至于平壤為清南須

北之諸山（鴨綠江有三源其一出大池其二即太白山北衆谷之水也北流逕甲山府西又北流百餘里北受大池水西流為鴨綠水其三出黃草嶺西北北流五百里至葛坡堡西入于鴨深江）

南宗又南馳為五峯山永興府西北百里又西為鐵甕城孟山縣東三十里又東南為串餘嶺文川郡西八十里又南為分水嶺淮陽府西五十里

五峯山以下西支西播為浿東七邑即寧遠成川陽德孟山江東三登殷山其水皆入於浿江○串餘嶺之脈南馳為高達山繞谷山府南又西為彥真山遂安北三十里西南馳為黃海道諸山其一支自高達山南馳為華蓋山為豬東三邑即新溪兎山金川又南馳為華莊山又西為松京○分水嶺之脈南馳為狼川之狼首山又

南爲白雲山又南爲光陵又西繞楊州之北又南爲道峯又南爲三角山以作漢陽南宗又東馳爲鐵嶺爲楸池嶺爲金剛山爲雪岳爲大關嶺

北自太白南至鐵嶺其東支爲東沃沮諸山又自楸池南至大關其東爲溟州道諸縣今嶺東九邑 ○ 雪岳一支南馳爲五臺山西馳爲水晶山其北條爲春川南條爲原州洌東諸山皆此脉也西爲龍文山又西至龍津遇水而止

南宗又南馳爲太白山又西爲小白山爲竹嶺爲鳥嶺又南馳爲俗離山

太白山東一支東南馳爲春陽之孤寂嶺三陟界又東南爲白巖山又南爲八角山靑松南又南馳數百里爲雲門山彦陽北乃北折爲金鼇山爲吐含山慶州在其北焉潢東諸山皆此脉也○俗離山西一支西北走爲上黨山淸州東又西北爲犢項嶺竹山西又西北爲光教山華城北西南爲顯隆園又西北爲修理山又西北至于通津遇海而止洌南諸山

皆此脉也○獐項嶺南一支西南爲聖居山稷山南又南爲車嶺又西爲烏棲山保寧東又分爲二條其一西北至泰安其一西南至舒川泗沘河北內浦諸山皆此脉也

南宗又南馳爲秋風嶺爲赤裳山爲德裕山爲靈鷲山爲智異山爲金鼇山遇海而止

靈鷲山北一支西北爲馬耳山長水西爲珠華山龍潭西爲大芚山珍山西又北爲鷄龍山至于公州西爲扶餘百濟之故都泗南八邑之山皆此脉也沃川懷德連山石城

等珠華之西一支西北為佛明山高山北又西為金馬故京今益山西止于沃溝江南隮北之山皆此脉也隮川出高山東西至沃溝南入于海○馬耳山西一支西馳為全州又南馳為蘆嶺長城北又南馳為錦城山羅州北西沿諸山皆此脉也扶安靈光至務安○蘆嶺之東一支東馳為秋月山潭陽北又南為無等山光州東又南為馬峙山寶城西為天冠山長興南遇海而止濎西諸山皆此脉也濎水有二源其一出馬耳山其一出馬峙山至求禮南合流凡淳昌玉果谷城同福之等皆在濎西末及馬峙又一支西北走又分為二條北

者為雲興山南者為月出山為大芚山灤南諸山皆此脉也（灤水出秋月山逕羅州南為灤山浦綾州南平至康津皆在灤南）○馬峙之東一支東北走為松廣山（順川之西北）又東為白雲山（光陽北）遇水而止（即潺水）潺南四邑之山皆此脉也（即光陽順天樂安興陽）○北自鳥嶺南至智異其東支皆為潢西諸山（聞慶咸昌至咸陽晋州）智異之東一支又東馳三百里為神魚山為金官鎮山遇海而止即潢水入海處也弁辰浦上八國皆此山脉也

惟是蓋馬之名指證各殊迄未論定

隋煬帝伐句麗詔云左十二軍出蓋馬等道會于鴨綠水西○通鑑註云蓋馬屬玄菟郡有蓋馬大山○輿覽云漢書玄菟郡西蓋馬縣有馬訾水則蓋馬山疑在鴨綠江外西北之界○一統志云蓋馬大山在平壤城西其東卽古東沃沮國地輿覽云句麗盛時跨有遼河此山在其境內故一統志以平壤為句麗舊都因而載之耳○高麗林彥九城記云東至于海南至于長定二州今咸興永平西北介于蓋馬山輿覽云九城今屬咸鏡其西北係女眞地面非平壤之境矣○鏞案隋詔取漢書地志郡縣之名任作夸耀之語不足引據已見樂浪考又西蓋馬者今長嶺之南分水嶺也夫惟

有東蓋馬而後方得有西蓋馬先儒混而言之不亦謬乎今婆猪江出於西蓋馬亦爲馬訾水之一源故漢書自註如彼一統志盖據後漢書之誤註也范曄謂東沃沮在蓋馬之東而註者以西蓋馬爲蓋馬故謂在平壤城西然且以九都爲平壤非王險也西蓋馬正在九都西北林彦九城之記明以白頭爲蓋馬其綜核如此而輿覽猶不開悟

白山者東方之昆侖也虎坤堆末必爲来脉大瀛之内山脉無不相連白山之脉亦必與昆侖

連也雖然其必以昆侖戴之為祖而白山壓之為
孫非正理也大地全體圓圙團圓本無高下開闢
之初水潄土削堅者為山其受削者為谷未必有
匠作大師西起昆侖東至白山如蒙恬築城之為
也然且水勢惟其所到之處流於卑而已上流未
必高下流未必卑則先儒謂地不滿東南亦未核
之論也水勢既然山脉亦豈必以西為祖乎白山
者東方之昆侖七寶金剛為閬風縣圃與開湖為
星宿海儀一昆侖以此言之虎坤堆者白山之北

一支白山不自虎坤堆来也